

# 歐洲金工工藝參訪

## 行程規劃表

2014/08/25 -2014/10/04

日期	地點	行程重點	備註
8/25	臺灣	出發	臺灣桃園機場起飛
8/26	德國 Frankfurt	前往德國 Berlin	
8/27-9/2	德國 Berlin	Svenja John	
		OONA Gallery Berlin	
9/3-9/7	德國 Aachen	Europen Market 工藝市集	
9/8-9/14	荷蘭 Amsterdam	Katja Prins	
		Alexander Blank	
		Galerie Rob Koudijs	
		Galerie Ra	
		Stedelijk Museum Amsterdam	
9/15-9/19	比利時 Antwerp	Karen Vonmal	
		Karin de Buysere	
		Beyond Fashion	
9/20-10/2	德國 Munich	Mari Ishikawa	
		Jiro Kamata	
		Sam Tho Duong	
		Pinakothek der Moderne	
		Schmuckmuseum Pforzheim	
		Technisches Museum Pforzheim	
		Deutsches Goldschmiedehaus Hanau	
		Galerie Handwerk	
		Bayerischer	
10/3-10/4	德國 Frankfurt	回台灣	法蘭克福機場返回

國內外當代首飾與金工發展對照表

	臺灣	歐洲
製造地域	個人工作室及各大學院金工設計相關科系	個人工作室和各大學院金工設計相關科系
參與對象	首飾藝術家及在校師生	首飾藝術家及在校師生
作品類型	多以實用性的貴金屬為主，近年來有漸漸轉為以複合媒材，但消費者對金屬接受較高。	多以複合媒材為主，愈奇特的材質愈受歡迎，收藏家對於金屬作品不感興趣。
店家畫廊寄售	目前台灣只有兩間藝廊在販售藝術首飾，同時還是得販售其他工藝類型的作品，吸引各多族群。 以售價比例抽成。	藝術首飾接受度較為成熟，主要的大城市皆有藝廊販售作品。 以售價比例抽成。
市集販售	以 20-35 歲年輕人為主的工藝市集，販售手作特色商品，店家和參與對象也大多是年輕人。 在城市，幾乎每個週末都會舉行。	以 30-60 歲的工藝家組成的市集為年度性活動。參與工藝者須經由遴選並付費參加。一般民眾參與意願極高。
行銷方式	1.店家展售。 2.工藝家於市集自主推銷。 3.網路行銷。	1.藝廊、店家展售。 2.商展販售。 3.聯展販售。
金工發展紀錄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歐洲各國博物館及當代美術館。

## 追尋當代首飾版圖的起源-歐洲金工工藝參訪

### | 啟程 |

文化之於國家，猶如靈魂之於個人，是一種生命內涵和厚度的展現。而藝術本身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在藝術之中融合了傳統與當代元素，從中又能反映出文化。藝術隨著時間的淬鍊，演化至今，所有風格流派已經模糊，工藝也是藝術的一部分，只是它不像藝術這麼有距離感。1990年代之前，臺灣工藝匠師多為製作傳統廟宇飾品或生活工藝品，後則多轉向創作美術工藝品。這類傳統匠師多為師徒相傳所培養，主要是以複製和模仿來傳承工藝製作技法，缺乏創新設計的理念和風格。歐美日本等現代設計藝術潮流進入台灣的美術、設計教育體系，吸引許多的青年人投入工藝設計的創作工作。

習得當代首飾與金工多年，身為獨立藝術工作者，了解當代首飾和金工目前在臺灣被民眾接納的程度低，對於藝術首飾的概念晚了歐洲十幾年。本計畫擬前往歐洲當代首飾與金工發展最成熟也最富盛名的三個國家：德國、荷蘭、比利時。與當地的首飾藝術家進行交流，並參訪當地的工藝博物館及藝廊，以了解歐陸各國當地文化對於藝術家們的影響，以及藝廊與藝術家們如何讓一般民眾產生興趣及營運販售機制，以突破民眾對於當代首飾的觀感，才能讓當代金工工藝在臺灣紮根茁壯。

對於此次前往歐洲，對於未知的國度，內心充滿綺麗的想像和期待。剛下飛機時，對於映入眼簾的文字充滿困惑感，機場佈滿陌生的文字，雖然是看得懂的字母，但拼法和念法的不同，在腦中不斷的拆解和拼湊，企圖從某些排列組合裏，猜測可能的字意，讓我繃緊神經，耳邊充斥的外語，更加讓我意識到，我的旅行真正地開始了。

### | 拜訪陌生 |

柏林-是我第一個造訪的城市，這是一個充滿著歷史的痕跡的都市，過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柏林按照戰前的行政區界線被分成兩個部分——由蘇聯控制的東柏林，以及由美國、英國、與法國控制的西柏林，柏林變成冷戰的聚集點。柏林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充滿現代化的建築物，但無法立即辨識出都市特色，很像是任何一個進步的城市，都會有的面貌，一直到我去拜訪了藝術家，沿路上

的塗鴉，才讓我開始發現柏林的不同之處。



Svenja John 是這趟旅程中，第一位要見到的當代首飾藝術家，她發跡的很早，1993 年從德國國立哈瑙金工學院畢業之後，她便在某大服裝品牌擔任飾品設計師，幾年後她便專心的轉往首飾創作這條路。2004 年她獲得德國慕尼黑國際工藝競賽 (IHM, Munich) 大獎 Herbert-Hofmann Pries，2000 年和 2007 年更分別兩度榮獲巴伐利亞邦獎 ( Bayerischer Staatspreis ) 的殊榮。她的作品亦被世界超過十七間博物館典藏，是極具開創性的塑料首飾藝術家。

和 Svenja 約在她的工作室見面，她個人的工作室十分寬敞，由於她擅於使用工業技術，在製作作品的前端先行電腦繪製立體圖，藉此觀察作品的結構是否可行。科技成為了她實踐「工藝」的手法，透過精密的演算過程，解決製作時結構的問題，也讓首飾的成型方式及材質有了開創性的運用。而塑料具有工業化的象徵意義，塑料興起於二次大戰的爆發，直至今日，它仍是在現代世界中佔著重要的材料地位。一談到首飾，大部分的人聯想到不外乎是上面充滿貴氣珠光的寶石，搭配著金黃色的金屬。Svenja 透過 Markronlon 聚碳酸脂 PC 板進行創作，可說是顛覆當時人們對於首飾的既定形象，雖說工業技術的介入，讓 Svenja 的作品能快速出現雛形，但後續的表面質感的打磨，以及上色的處理，全都得靠手工的方式。

成長於德國戰後與柏林圍牆倒塌的歷史之間，讓她感受時間的劇變，進而省思身為一位當代首飾創作者的身份和定位。她曾經受過傳統金工專業的訓練，也具有厚實的美學根底及技術基礎，對於材質的敏銳度和觀察力，讓她選擇廉價的材質，並轉換它到具有藝術層次的作品。和她訪談的過程中，她對於大眾被主流的媒體制約感冒，對於資訊爆炸的現代，也讓她認為應該更審慎的選擇資訊來源。對於美的堅持，有自己一番的見解，她認為現在太多「自拍」的行為，網路上充斥著不專業的照片，對於由視覺建構出的世界，自己的作品及她的影像照片如何被呈現，以及是什麼樣的構圖，都是非常重要的事。



她不將自己侷限於首飾創作，同時也跨足公共藝術、裝置藝術和時尚設計領域，我認為她聰明的將自己的作品放在不同層次的群眾裏，藉由不同的藝術、設計介面，把作品擴展到更多的客群中。例如，在柏林 OONA Gallery Berlin 藝廊裏，她將自己的作品回歸平面設計的角度，以絲巾印刷的方式，透過不同的排版，把不同的色彩組合的作品呈現在絲巾上，讓作品更貼近生活用品，並且以「品牌」的角色經營作品，是相當值得學習的一點。

而 OONA Gallery Berlin 也表示，藝廊除了介紹及販售首飾藝術家的作品之外，透過展示不同形式的作品，亦或是商品，也能增加更多未曾習慣參與藝廊活動，或是原本不屬於首飾藝廊的客群。對於擴展藝廊業務，具有實質上的效益，也可以讓一般的民眾對於只展出高不可攀藝術品的藝廊，可以改觀。



## | 實戰演練 |

在此次海外藝遊的行程中，我刻意安排了一次參與市集的活動。歐洲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市集，有些是一個禮拜舉辦一次，有的是每季舉辦一次，還有的是一年舉辦一次。大部分的市集都是以二手舊物為主，我特意找到主要以「工藝」為主題的市集，希望藉由不同的工藝類型的組合，觀察歐洲當地的人潮與擺攤店家之間的互動，與民眾的接受程度的高低。

市集的地點是在德國北萊茵-威斯伐倫州的一個城市-亞琛（Aachen），靠近比利時與荷蘭邊境。Europamarkt Aachen 2015 Kunsthandwerk und



Design 是市集的全名，包含了工藝與設計的領域，攤位主要環繞著亞琛大教堂 ( Aachen Cathedral ) 及其週邊主要道路，吸引了共 390 攤不同的工藝類型的攤位，其間可以看到玻璃、鐵雕、木工、金工、纖維、皮雕、陶瓷等精彩工藝穿梭其中。今年在現場還可以鐵匠現場打鐵示範，對於身為金工人的我，感到十分的興奮。



主辦單位對於市集的重視和用心程度可以從與他們的書信往來感受得出來，挑選攤位的嚴謹，也可以從前來擺設的攤位佈置不難發現，許多攤位都是非常專業，甚至是已經經營自我品牌許久的攤主。對於靠自己的雙手的創作得以生存下去的熱情，是沒有國籍和年齡的差別。大部分的創作者也都有一定的年紀，發展作品也到達某種成熟度和歷練，開發商品的豐富多元性，是讓我當下思考，對於創作的脈絡下，是否能讓自己不受侷限，對於材質的應用與商品化的延伸，是許多工藝藝術創作的罩門，和不願意妥協的堅持，但回歸到現實面，如何靠自己的

作品養活自己，甚至讓更多不同的群眾接受並且瞭解作品，進而產生購買的行為，的確也是身為創作者的我應該需要好好深思的課題。

許多人看到東方臉孔來擺攤都會充滿好奇，最常被誤認成日本人，但經我一說明是來自臺灣後，大家的臉上會出現複雜的表情，一方面對臺灣這個字眼不太熟悉，一方面對於有來自國外的人參加這個市集感到十分新奇。但我和鄰近的攤主聊天，其實有些人來自捷克共和國或是奧地利，而且已經是連續參加第三年了。現場前來的遊客不在少數，年齡層大多集中於四十歲以上的中壯年。主辦單位也在兩天的市集中，安排學校團體在現場表現啦啦隊活動和樂隊，炒熱現場氣氛，讓民眾有更多駐足的時間，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天公不作美，在市集進行的兩天之中，雨勢間歇性的下著，多少打壞了前來逛市集的好心情。

## | 風車的故鄉 |

結束了兩天市集的行程，便坐車前往荷蘭第一大城-阿姆斯特丹 ( Amsterdam )，整個城市保留了不少傳統建築，是一個非常具有特色的都市。很幸運的到達的第一天，便有著晴朗無雲的藍天迎接著我，立刻拿起相機補捉這個城市與人群的美麗。

Katja Prins 是我在這個城市第一位要拜訪的首飾藝術家，她曾經在台灣舉辦首飾工作營及講座，作品討論的主題環繞在工業化及科技與人的關係。首飾作品多次入選德國慕尼黑「Schmuck」競賽，榮獲許多博物館及藝廊典藏。

我們相約在她位於阿姆斯特丹著名紅燈區巷弄內的工作室裏，對比著尿騷味和垃圾的街頭，Katja 的工作室顯得格外的潔白和乾淨，她很早就在這一區承租著她的個人工作室，整棟大樓除了她之外，還有其他不同類型的藝術創作者承租，還有公共廁所和簡易的衛浴設備，租金的部分雖然不便宜，但對能夠擁有獨立又幽靜個人空間十分難得。





由於 Katja 曾經造訪台灣，了解台灣的大環境對於當代首飾藝術的狀況，她同時也分享了目前荷蘭的現況，她謙虛的談到，雖然她一畢業後，便有固定的藝廊合作，不定期的會舉辦個展及聯展，在國際上也幸運地得了一些獎項，甚至也有作品集問世，十幾年來她還是得靠另一份工作-配音，來維持生計。所以她的工作室除了可以做金工之外，她還特別弄了一個小的錄音室，讓她可以抽空錄製一些廣告旁白或是幕後配音。Katja 表示，目前歐洲正處於金融風暴當中，希臘的破產，讓更多歐洲人更是惶恐，不少藝廊培育的買家開始流失，景氣不如從前來的好的。但唯有好作品，才能找到好的買家，所以她還是願意花時間與創作相處，不會就此罷手。她也鼓勵我，多多增加自己曝光的機會，不論聯展或是競賽都應

該參與，並且慎選商展曝光，以她的觀察某一些首飾的國際商展已經愈來愈商業化，身為藝術家務必瞭解自己的定位，以及計劃性的讓自己的作品曝光，除了得靠藝廊經營之外，藝術家本身也得對自我生涯規畫有一定程度的積極的介入。

她同時也推薦在阿姆斯特丹相當具代表性的兩間藝廊 Galerie Rob Koudijs 和 Galerie Ra，我很幸運地剛好有機會可以參加，Galerie Rob Koudijs 藝廊即將有一檔新的展覽開幕，有機會與藝術家親自見面。

Galerie Ra 由 Paul Derrez 在 1976 成立，主要展出當代首飾及小型物件為主，目前藝廊總共經紀近約 50 位國際藝術家，從荷蘭境內一直到泰國、日本等地。早在七〇年代，荷蘭便開始推廣當代首飾藝術，至今也有近四十年的時間，反觀台灣在九〇年代才開始有金工教育，而近十年來積極地急起直追。Galerie Ra 藝廊很保護作品及藝術家，當我詢問是否可以在藝廊裡拍照紀錄時，當場被拒絕，但藝廊的主人還是很親切的讓我可以配戴及觸摸藝廊裡的作品。談到如何推廣藝術家及吸引更多人進到藝廊來，藝廊主人表示，在每一次的展覽期間，他們處理大量的電子郵件，確認每一位客戶都能接收展覽活動通知，並且想辦法找到更多媒體及曝光藝廊及藝術家的報章雜誌及網路媒體。Paul 本身也是一位當代首飾的創作者，同時又擁有藝廊主人的身份，這種雙重身份，讓他理解推動當代首飾的困難之處，也理解創作和經營的時間被分割，必需花費更多的心力，讓藝廊經營下去，創作的時程就得延長，作品量會減少，但唯有藝廊持續經營下去，才有機會推廣當代首飾，讓更多民眾接納。

而 Galerie Rob Koudijs 是由 Rob Koudijs 和 Ward Schrijver 在 2007 年創立，Galerie Rob Koudijs 位於一條幾乎都是藝廊的街道上，但大多數都是以當代藝術為主的藝廊，而 Galerie Rob Koudijs 是唯一一家以首飾為主的藝廊，讓它顯得很獨特，目前他們有 35 位藝術家的作品，藝廊有一小部分是常設展，主要的區塊還是會以當期的個展形式為主，近一兩年，藝廊開始以兩個截然不同風格的藝術家，一起展出的模式，希望讓進來藝廊的民眾可以同時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也可以聚集喜歡兩種不同風格的觀者進入藝廊裡觀賞。



Galerie Rob Koudijs 每年會特別編輯一本專刊，介紹一整年度藝廊舉辦過展覽，並預告下一年度即將參展的藝術家，而且此本刊物讓客人免費索取，除了讓藝廊裡的藝術家作品再一次透過紙上的展出，能被更多人傳閱之外，也讓閱讀刊物的人，更加期待

新的一年藝廊會帶給觀眾多少驚喜，藉此宣傳藝廊的活動，也讓人肯定藝廊在推廣當代首飾藝術的用心。

我很幸運的在 Galerie Rob Koudijs 遇到了德國首飾藝術家 Alexander Blank 的個展開幕，他也出席在現場。他的作品也多次入圍許多國際大賽，在全球許多知名首飾藝廊展出。每年德國首飾週的盛會，他的作品更是不會缺席。問他對於當代首飾在歐洲一般民眾接受度的看法，他認為每一位創作者都在不停的努力，讓自己的作品被看見。就像他也是需要讓自己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展出，荷蘭便是一個他不能錯過的地方。雖然還是有很多人不以理解首飾藝術，但在許多前人的努力之下，目前還是有一小群人，收藏藝術首飾。





荷蘭每年十一月都會舉辦 SIERAAD Art Fair, international jewellery design fair，主要以首飾為主為期四天的博覽會，世界各地的首飾新秀藝術家，都可以透過申請攤位的方式，讓自己的作品有機會在現場展示及販售，現場會有許多買家與首飾藝術家交流，是荷蘭最大型的藝術首飾活動，不少國際上知名的藝術家都曾經參與此盛會，對於推廣當代首飾不遺餘力。

每一個大城市通常都會至少有一座美術館的存在，阿姆斯特丹也不例外，荷蘭阿姆斯特丹市立美術館（Stedelijk Museum Amsterdam），2004 年因設計老舊閉館整修後，直到 2013 年才開始對外開放。首飾藝術家 Katja 特別推薦我應該去看看，因為它有當代首飾的館藏，雖然數量不多，但是值得去一探究竟。



美術館是收藏、保管藝術品同時也身兼教育意義的地方，我相信每一位參觀的民眾進到美術館中，對於館藏的作品相對的有一定程度的信任，雖然不一定能理解什麼是「藝術」，也不一定看得懂其中的奧妙之處。但光是能將「首飾」視為藝術之列，讓一般的民眾透過觀看的行為，慢慢理解在許多藝術類別裏，當代首飾也是其中的一環。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藝術首飾便不會離民眾太遙遠，更能產生基礎的認知，希望臺灣的美術館有一天也能朝這方向努力。



## | 鑽石之都 |

離開了荷蘭，來到了比利時的第二大城安特衛普 ( Antwerp )，比起阿姆斯特丹整個城市明亮的節奏，安特衛普明顯地沈靜許多。不少斑駁的建築物，搭配著灰色的天空。我和一位相當年輕的首飾藝術家約好要見面，Karen Vonmal，她才剛從學校完成學業不久，會注意到她的作品是在兩年前，她入選了德國首飾競賽 Schmuck，作品有著明顯的風格特色。

Karen 的個人工作室就是她居住的地方，對於要與她見面，她相對的小心，一在囑咐我，由於是她的私人工作室，所以不能亂拍照，我也是徵求她的同意才拍。她是一個健談和大方的女生，對於自己的事業 ( 藝術家生活 ) 才開起步已經有一些規劃，雖然她已經和藝廊簽約，目前正在舉辦個展，但對於當代首飾在比利時的狀況，她還是持保留的態度。許多與她同期畢業的同學們，已經另尋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無法持續創作，而她自己偶爾在學校兼課，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她的創作力豐沛，持續地製作新的作品，因為她認為，每一次的展出，同時都代表著有人在拿著放大鏡檢視及觀察藝術家是否有成長。她本身也是抱持著同樣的標準看待其他的創作者。





她兩年前曾在德國慕尼黑首飾展中看過來自台灣的首飾作品，當時令她非常的驚豔，知道原來在臺灣有一群非常具有國際水準的藝術家，但在一年後她又再度看到來自臺灣的作品在慕尼黑展出時，她發現作品維持一定的水準，但欠缺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感覺，她覺得相當可惜。她也認為讓藝術家應該積極的尋找曝光的機會，但持續有新的創作，是另一種刺激藝術消費市場的方式，因為許多的收藏家會抱持著觀望的態度，也許在第一年還不會下手購買，會觀察創作者是否在接下來的二、三年能持續的保持創作的熱情、潛力和毅力。

拜訪 Karen 的當天，她積極的幫忙連絡 Beyond Fashion 藝廊，因為剛好藝廊主人-Karin de Buysere 臨時有事，Karen 希望對方能抽空讓我可以進去參觀。很幸運地，Karin 願意開放一些時間，讓我可以和她有交流的機會，同時也可以看到 Karen 的個展。

牆面上掛了整排的耳環，這是 Karen 很受歡迎的系列，對於一般民眾想要收藏或是配戴，都是在價位非常好的選擇。除了可以看到主要的個展之外，在一進門的左手邊，有一整排與藝廊合作其他藝術家的作品，總共有 23 位來海內外首飾藝術家的作品。

Karin de Buysere 在求學時期主修流行時尚，擁有搭配的敏銳度，讓她與進到藝廊的民眾交談時，能一眼幫客人找到適合對方的首飾。對於流行的汰舊換新的快速，讓她知道由藝術首飾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相對於流行飾品追求快速、通俗、量產化，藝術首飾探討人體、環境、材質之間的關係，很多細節無法被重製，製作的時間也冗長，創作者投入大量的時間，在過程中，不斷反覆試驗、尋找材

質的極限，讓最後的作品能保有某種神聖的特殊性。這是 Karin 被當代首飾吸引，進而開啟了她成立藝廊的決心。



在安特衛普的首飾藝廊不只一間，但藝廊的定位很明顯的以商業化區分，Gallery Beyond Fashion 是目前最以藝術取向為主的首飾藝廊，其他間相對得偏向流行市場。也有幾間藝廊，在我到達安特衛普之前已經歇業了，藝廊的經營在比利時還是有難度，但看到還是有藝廊願意持續舉辦展覽，提供首飾藝術家舞台，還是令我十分感動。

## | 啤酒之都 |

離開安特衛普這個灰白色的城市，我抵達慕尼黑，重新回到德國，這個當代首飾與金工最興盛的城市。為何我這麼說呢？自 1949 年起舉辦的慕尼黑國際工藝博覽會 ( Internationale Handwerksmesse Munchen, IHM )，每年三月在德國慕尼黑盛大開幕。其中以慕尼黑國際工藝大展的「Schmuck 特展」最為盛大，在這為期七天的展覽期間，來自世界各地的首飾設計師、藝廊經營者、收藏家、策展人與專業媒體都齊聚一堂，便可得知其重要性與受歡迎的程度。

「Schmuck 特展」的參展者中，不僅有享譽國際的設計師與知名學院教授，亦有在學學生和甫出校園的畢業生；這些新生代的作品，在展場上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由此可看出，兼容並蓄乃是「Schmuck 特展」多年來所秉持的原則，然而此一原則毫不影響參賽作品的素質，反而形成金工飾品的多元趨勢，更在今年展覽期間讓慕尼黑的公私立藝廊、美術館、院校系所都動員起來，共同配合舉

辦相關的展覽、課程、講座等多達 78 個活動，讓慕尼黑儼然成為世界的「當代首飾之都」。

Mari Ishikawa 是我在慕尼黑第一個拜訪的日籍首飾藝術家，待在慕尼黑已經十幾年了，近幾年來 Mari 的作品不斷各大藝廊還有競賽中出現，算是相當活躍的藝術家，為人相當親切、活潑，非常大方的和我分享她的創作歷程。目前工作室和另一位澳洲籍的首飾藝術家共同分租工作室，Mari 從慕尼黑藝術學院 ( Akademie der Bildenden Künste München ) 畢業後，就一直待在德國，除了靠藝廊販售作品之外，自己也在慕尼黑藝術學院當日文老師，增加自己的收入。雖然德國人對於首飾的接受度很高，路上的行人也幾乎都會穿戴不同的飾品，但要單純靠販賣自己的作品而有穩定收入的創作者，還是屬於少數。





我好奇的問 Mari，有想過要回日本嗎？日本也有不少人在做當代首飾，有考慮要在日本販售作品嗎？她回我，日本在較早之前，對於當代首飾比較重視，近年來，整個市場開始變的低落，大家還是比較觀注在流行飾品和大品牌的飾品。所以藝術首飾雖然有人在經營，但愈來愈差。所以還是選擇繼續待在德國，這裡已經培養了一群懂得欣賞當代首飾的人。

從言談之中，感受得出來 Mari 對於日本目前的現況感到憂心，以實際層面的考量，藝術家得考慮自己未來生存的外在條件。德國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現在可以提供首飾藝術家一個比較好的大環境，反觀台灣，我們還得努力多久呢？希望每一位創作者都能共體時艱。

另外一位藝術家 Jiro Kamata，同樣也是來自日本，也從慕尼黑藝術學院畢業。Jiro 在德國當代首飾界裏相當有名氣，作品在世界各大藝廊販售，有些作品也被博物館收藏，他經常受邀至各國開工作營，或是當兼任老師，這些都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雖然他的作品在日本國內的藝廊也可以看到蹤跡，但他一樣不想要回到日本發展，跟 Mari 一樣認為日本對於當代首飾的認知日漸低落，不抱任何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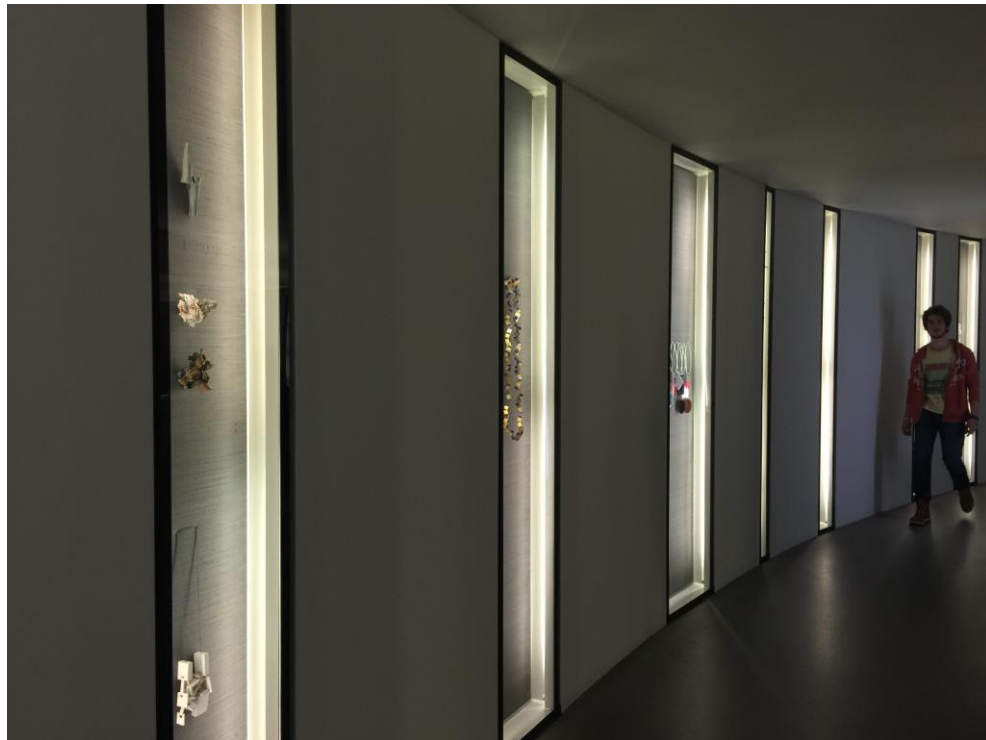


讓我不禁思考，如果許多臺灣人在國外學成之後，不願意歸國繼續推動藝術相關活動，十分可惜。如果換個角度想，創作者如果掌握國際上藝術資源，也許可以藉此引進更多國外的藝術家到國內授課、舉辦工作營。讓更多人能近距離的



與創作者接觸和對談，讓人跟人之間產生連結，相對得使作品更容易與人取得共鳴。

慕尼黑現代美術館 ( Pinakothek der Moderne ) 堪稱與巴黎龐畢度美術館 ( Musee National d'Art Moderne-Centre Georges Pompidou ) 以及倫敦泰德美術館 ( Tate Modern ) 相提並論，從 2004 開始設立當代首飾常設展，十年後在 2014 年重新將作品挑選過，特別開闢一個獨立空間，同時展出 1902 年至 2012 年高達 260 件館藏。許多作品都是曾經收錄在金工教課書籍中，許多作品都是在當年時空下的一時之選，不管從型式的創新，材質的新穎，以現在的美學來檢視，還是非常前衛。雖然無法親手觸摸到「真跡」，但隔著玻璃觀看已經是非常令人開心的事。德國在當代首飾領域裡，一直不斷提出創新的觀點，和不同面相的討論，是非常值得學習的一點。





德國的首飾藝廊環境競爭激烈，光是在慕尼黑就有五間，足見當代首飾在德國活躍的氣氛，每間藝廊的規模差距不小，由於每一位首飾藝術家只會能選擇其中一家藝廊簽約，所以藝廊與藝廊之間還有藝術家與藝廊之間有著互相牽絆的關係。有些藝廊正在安排新的檔期沒有開放，讓我撲了個空。幸好還有兩、三間可以進去用眼睛紀錄，瞧瞧藝廊裏最新收編了那些新興的首飾作品。某些藝廊會和協會舉辦競賽，藉此發掘新銳藝術家，另外也可增加藝廊的公信力，會依競賽結果替得獎者安排後續展覽及網路和報章雜誌曝光的機會，是一種互利的行為。

## | 金工重鎮 |

普福爾茨海姆 ( Pforzheim ) 位於德國南方，巴登-符騰堡州的一座重要的工業城市，是該州工業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普福爾茨海姆的經濟支柱產業是鐘錶和首飾製造業，德國約 70% 的首飾來自普福爾茨海姆，普福爾茨海姆的金屬加工業和電子電工業提供了全市三分之二的工作崗位，黃金和首飾加工業有着 240 年的歷史。

在這裏我遇見了 Sam Tho Duong，他是越南籍的首飾藝術家，八〇年代搬來德國後，便長居於此，Sam 在德國普福爾茨海姆大學造形設計學院( University of Design, Pforzheim, Diplom-Design ) 畢業不久後，便開始個人的創作生涯一直到現今，他是少數只靠販售作品便能維生計的藝術家。他很常受邀到不同的地方舉辦工作營，也曾經受邀來台灣參加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舉辦的講座。跟他見面的前一天，他才剛結束德國哈瑙金工藝術學院( Staatliche Zeichenakademie Hanau ) 的工作營，他是一個完全沒有架子的人，即便他拿過不少大獎，也一直都保持著謙遜的態度。在他的工作室裏，他巨細靡遺的介紹他每一件作品，甚至讓我可以直接穿戴在身上，在他部分作品裡看得到非常精細的金工技術，另一部分是他對於材質的使用，具有相當高的敏感度。近看作品時完全找不到任何破綻，令我好生佩服。他也透露平常會有收藏家主動和他連繫，希望可以到他工作室親自看作品及購買，正好為低調的他，增加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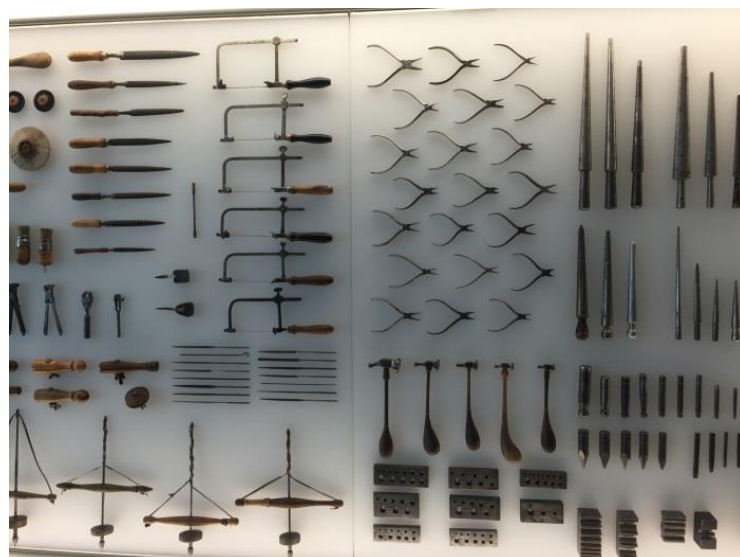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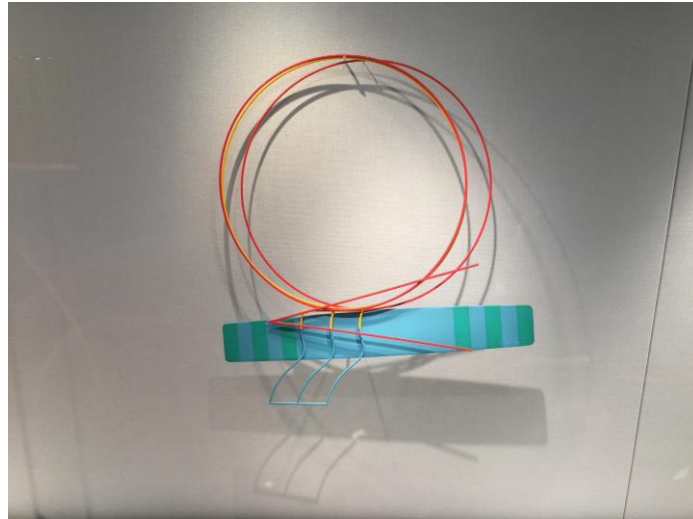
Sam 非常貼心的帶我逛，學習當代首飾與金工一定要來朝聖的博物館，德國普福爾茨海姆珠寶博物館 ( Schmuckmuseum Pforzheim )，這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完全以珠寶為主題的博物館，收藏了數千件從史前時代至今約五千多年的珠寶珍品，有歷史性的也有當代性的金作品。位於普福爾茨海姆市，建築物於 1957~1961 年由建築師 Manfred Lehbruck 規劃建立，是德國戰後的建築傑作，原本為城市的中央圖書館，展出城市的歷史及市政的資料檔案，在 19 世紀最後 25 年間，普福爾茨海姆市剛開始發展珠寶與鐘錶業，成為德國的珠寶和錶業的發展中心，在市政廳的協助支持之下，以及珠寶鐘錶業界、銀行業的支持，在 2002 年之後成立為珠寶博物館，博物館未來仍積極地支持當代的珠寶設計發展。博物館計畫性的推動當代首飾與金工，藉由開辦不同的工作營，教育民眾認識何謂首飾、金工，其中包括開放給孩童，讓學齡前及國小的幼童，從小開始接觸，培養她們手作的美學。





博物館的重點收藏是從希臘、伊特魯里亞和羅馬古代，自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期、新藝術及德國年輕藝術的珍品。自 1960 年代即開始廣泛收集可能是最具有特色的當代珠寶藝術的獨特收藏，來自 20 幾個國家約 1 千多件的收藏，佔大多數的館藏。此外普福爾茨海市在歷史上曾為德國珠寶首飾及鐘錶業的中心，在館藏中除了珠寶金工，亦可以看到懷錶的收藏。目前博物館定期舉行歷史性、民族性和現代主題的服飾和金工珠寶藝術等展區。除了常設展的館藏作品之外，博物館也有定期展出世界各地的金工藝術家個展，可說是金工珠寶最具代表性的博物館之一。豐富的館藏，令我大開眼界，花了一整個下午才看完全部的展品，真心覺得這一趟不虛此行。





在普福爾茨海姆市還有另一個值得前往的地方，那就是普福爾茨海姆珠寶技術博物館(Technisches Museum Pforzheim)博物館原本是個工廠，1978年在普福爾茨海姆市市議會的同意下，成立一個可呈現地方的珠寶首飾和鐘錶業的發展歷史的產業型博物館。歷時五年的規劃與建設，留下了當時因產業型態變更所留下的過渡期的產品及生產資料，並保存下不再使用的機器和工具，以免可能會丟失而無法挽回。展場有各種仍運作的鐘表及珠寶製作機器，頭髮花白的工作人員親切的為我示範早期的首飾、金項鍊、墜飾和手環和手錶製作，即使他們不擅長以英文講解，但透過肢體和表情，還有實際現場操作機器，不需要言語也能理解他們想要表達的事物。



每年有 25,000 人次的觀眾參觀博物館。博物館完整記錄了普福爾茨海姆的傳統產業珠寶及鐘錶從最初的歷史至 18 世紀的產業變化的歷程，地下展覽室則展出珠寶製作過程，顯出珠寶行業的複雜性，可以看出珠寶行業的勞工及機器設備的樣貌。並可以了解黃金和銀工藝，從寶石切割，到最後成形與上色技術。參觀者可以了解什麼是鎖鏈的扭索過程，或模具如何生產工作。







歐洲的朝聖之旅，最後一站來到了德國金工之家(Deutsches Goldschmiedehaus Hanau)，德國金工之家建於 1537-38 年，位於哈瑙歷史區的中心，為當時的市政廳Alstadter Markt 所在，濃厚的文藝復興後期的建築風格，1768 年內部重新建立，1820 年當新城和舊城統一時，市政府搬到新的市政廳後，這棟建築物被作為其他使用，1821~1850 年曾是地方法院，以及男子中學學校，1902 年哈瑙歷史社區設立為博物館，1942 年柏林的珠寶商 Ferdinand Richard Wilm-德國金匠藝術協會的創始人，促使博物館成為金銀細工藝的展示場域。位於德國金工之家的金工藝術協會，從 2006 年開始負責金工之家的營運，今日協會是個國際活躍的非營利組織，推動珠寶、容器和餐具設計，透過國際性競賽，三年舉辦一次的 Friedrich Becker 銀獎，金銀工藝家受到廣大的支持及認同，藉由比賽的榮耀，協會成就了許多傑出的當代首飾與金工藝藝術家。

金工之家的金銀廳常常更換展覽，如國內或國際性珠寶界及空心及餐具設計類知名藝術家的展覽，同時也會展出歷史性的珠寶主題，以便認識新的金銀細工藝在具有歷史性的地下室工作坊，參觀者可以了解金匠們工作的環境，補充性的介紹展示不同的技術，為孩童設計的金工工作坊，周末有一般導覽及特殊導覽，同時也會舉辦講座。

## | 工藝 = 藝術 |

臺灣近二十年來，投入金工教育的師資，大多擁有國外留學的背景，從美學

教育中紮根，更讓我清楚知道，歐洲的金工美學透過教育是如何影響臺灣的當代金工藝術；曾經以交換學生的身份到澳洲進行國際交流經驗，融入當地的生活環境，實地了解兩國之間的差異性，讓我深刻體悟，國外當代首飾藝術是如何蓬勃發展。而歐洲當代金工的蓬勃在於產、官、學及媒體各方面協調配合的結果，更有珠寶博物館的成立，確定了當代金工的藝術地位。反思台灣當代金工孱弱的現況，使我思索並嘗試突破，如何能使臺灣的當代金工也如同歐洲當代金工一樣，既具有國際調性的水平，又能夠鞏固自我人文風格的表現，受國人及藝術界重視，得到來自社會各層面的肯定。這趟旅程的結束不是完結篇，而且另一個新的章節的開始。現在腦中有許多想法等著一步步落實，除了替自己的創作吸取了滿滿的養份之外，也希望能為未來的當代金工圈提供不同的想法和行動力。了解到「工藝 = 藝術，兩者不分家」的趨勢，一同尋求「在地化」讓台灣美學生根。